

支那
撰述

續高僧傳

卷十一
之十五

元虞翻

時

C40
4514
188

C40-4514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六人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瓊
慧響

洪哲
惠嵩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傳六

常州安國寺釋慧彌傳七

九
磧
菴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

僧鸞
僧鳳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兼多于時梁

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鋤鉏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鋤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任謝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剎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辨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躡梁益庸公

撰述
鎮方彌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
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
以遺鳥獸及建德之年果被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
一堂容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乃
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
周旋同往楊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
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
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
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卽楊都福地亦甚莊嚴至

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烟霞競色方
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
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賣歸
益部嗚呼嗟歎爲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
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
淨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
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項但
是聖觀凡不能觀凡聖俱觀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座
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
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沔池郡稱寶海衆大

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
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
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
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
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
仰微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嘗命學徒括究幽
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
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衆贈
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

自朗遷後廣許所聞又從福緣寺亘法師將酌遺逸
亘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
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
開剖于時六合混一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
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爲請益之師吐清言
爲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
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囂塵心在閒曠
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卧領徒五百時
呈翹楚煬帝承名有敕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
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甍

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
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永釋理順故得空有
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祐切者學冠李
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
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
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
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
時以爲名答成前呼俞爲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耶
詔我爲先生成曰汝旣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
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

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
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叅禮
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上靜處思玄母
日自費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卽此爲報母之劬
勞也昔朱粲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
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
雲兄弟五人皆爲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
子十人椿誡澄憩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序曆
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於寺房春
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碑沙門道顥卽雲之兄

也學通大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
驢廟臺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
夕返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爲驢廟
此廟卽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十八遊
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
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
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
時聽涅槃每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
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構

擊問領如響往復旣久便止朗曰爾義窮乎對曰義
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多目之爲沙安三
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
江漢年過不惑廻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
共論之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噉僧食不飲濁
漿春秋六十五終于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望沙
州卽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出家已
後南趣楊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
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號烏瓊帝尚重焉奉爲

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
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任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
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未
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
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號白瓊事
見別傳哲初叅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
聲以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劒罕
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
之卽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動止
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如常不失規

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庠序視瞻不眴轉身
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爲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
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
時皆不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
光先價引衆泝流屆于本邑任城西望楚山光福禪
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爲務涅槃三論遞互相續學
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卽慧品法粲智嵩
法同慧璿慧楞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
七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西望山寺
弟子慧嵩等樹碑于本任沙門慧響製文響有奇才

思力適壯爲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
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聞大小每
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爲前後
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
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爲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
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
游卒歲易農而仕暉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
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
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爲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爲貴

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
道也旣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
五層畫彩莊嚴峩然峻峙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
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
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詔法師雅相差賞乃依止
出家爲十戒和尚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
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
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入捷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掇
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
沒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

來止南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
風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
永定三年侯公入輒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
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
法筵之盛莫惑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
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敕請徙講東安
後主昔在春坊亟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濫心
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邑大僧都
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弘無
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

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寔於鍾山之巖惟暉行業清
高靈祇響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
中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楊都六廟諸神發
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
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降雲雨
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
時將至輒見朱衣人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
忠少爲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廚
饗餼悉放奇光覩而怪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
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旣而覺悟歡喜

踊躍冒冔增綴一時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胄製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父元琨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絃歌季父元舉

陳世功臣庭列鼓鐘路橫驂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佐之才旣挺龍顧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卽疏素棲遲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紆袞冕爲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握錫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晃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健

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
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陋頓上三休恨土階
之鄙乃去小從大徒轍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
纔經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
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
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萬古之槃根朗百年之暗室
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敕於長城報德寺
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
林稟戒承歸排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
之聖人爰至哲公將乎大慙仍遣使者召還京室彎

几塵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
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論經各盈
十遍傳授之美後見伊人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
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
凋壞弼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
得寺宇光華門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磚
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壁
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
繕修鐘磬鎔範其爲法利吁可勝言以開皇十九年
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

六十有二窆于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
鉤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幼異行
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屠殺聲相亦切
愴冒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
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
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考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
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以
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
礙之道法裕私歎曰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

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括異同深契幽蹟唯老莊及
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次
苦由縈縛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
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
之標領也旣初染大法敕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
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
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
律師英猷鄴下卽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
無遇戒約何依乃廻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
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

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卽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道道憑卽光師之所親承憑光竝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風響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

之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智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蒿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瞻理相兼通曾與諸僧共談儒教苟有講席叅涉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旣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號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

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恒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王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袞袞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召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爲稱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爲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

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卽澄一心想禪慮巖阿未盈炎潯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樓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卽奉爲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壤衣以斬纁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

于聚落夜談正理書讀俗書學既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爲恒調旣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刀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卽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敕令立僧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

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旣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導聾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

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敕遣勞待令任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究情依卽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卽下敕令且任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敕固邀裕確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敕左僕

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洽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敕問屢馳驄錫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于前矣裕末又任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

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任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瑠璃耳宜慎之誠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櫬值晉陽事故生民

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諸門人從覺不念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今日坐高堂明朝卧長棘一生聊已竟來報將何息其二悲永殯曰命斷辭人路骸送鬼門前從今一別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於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卽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

寺卽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清貞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眇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縣篤追赴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爲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爲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顒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韭園顧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

之始爲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卽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殺四十畝韭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便銷數卷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爲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間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誼閑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

敢而叅而性剛威爽服章麤弊貴達之與厮下承對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請決藝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行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邯羅延窟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獻欵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悲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厚

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貯納講授之際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又畜訓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已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行有濫卽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法席

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憊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氊被褥皮革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爲資具斯又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繒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頗用以爲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利又曰此乃詐爲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爲罪也時人

以爲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自年三十卽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爲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繫卯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

式經兆緯相錄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
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
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考經義記三
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
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
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
人既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
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高
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禪律罔不
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

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卽解卽行而能長益沙
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
經誥禪律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卽凡景行輒以相酬
可爲神用耳其人欣戴賁傳還鄉斯寔殷鑒物表機
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
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輦入淨影寺正值布
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
法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怪斥其言
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
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是至終

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
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卽流聽視
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
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
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
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
山水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爲本宗
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卽夜降
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旣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

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
開闡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爲大觀之
盛也自爾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剋迹人
間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卽預出家講散幽
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
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
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獎開皇七年文帝承敬
德音遠遣徵請蒲輪旣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
見大人杖錫京輦仍卽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
誘允副天心卽六大德之一也有敕加之殊禮故二

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群唱者多至於契
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
望神慧峰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
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卽而演
之于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綱致標異新理
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悉其聲止皆崇而
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于空觀
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奉
謹遺訣陳屍林麓掩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
前峰焉立銘表德鐫于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見

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
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
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
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
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爲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
駕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寸
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都強師成
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
餘卽於大衆便事覆講瀉瓶珠貫驗在于茲縑素嗟

伏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燬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既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喧清談玄論燬師深加賞讚稱爲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及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既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教故雕琢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俊又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

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卽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粹容羣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係通盼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爲論士衆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任日嚴寺遣學士諸葛穎賁教書請講於卽奉命成化宣譽天

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無顧涉脫憤
激先達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
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
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奏將成乃結爲四十卷
尋用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
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
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
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
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
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卽

引據徵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絨默殿下
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預席端便盡習臆仍令與
道莊法師遽昇高座共談玄理賓王無竭貴達咸欣
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稱敘曰法
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
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
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
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
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
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

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
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
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
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
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
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
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卽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
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
優厚敕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又敕黃門
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

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
必重疊研覆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
延自見弘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
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在持三寶功用均也又
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
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
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
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
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
履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

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邱山樹碑于側其文隋祕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嬰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墜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垂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袞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

命開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製披講智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都定鼎伊洛從出滑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消然故少爲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召學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讓於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遂不行衆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

撰述

新舊集卷二

明一

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蕃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未又追入京師住日嚴寺頻蒙謁見訓抗新叙引處官闈令其講授言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敘綱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氈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卽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

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任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彩談敘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閒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任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悟爲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卽在座上詩敘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

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敕
賜千秋樹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
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之隆
爲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
上哀悼賻贈有嘉仍敕所在傳送葬于荆楚自論爰
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綴
采篇什皆敘釋風當卽續敘名僧將成卷奏未就而
卒本遂不行顧惟高德有隆者衆有別集八卷世行
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爲務
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通經故涉歷三

國備齊陳周諸有法律無有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
逸古今風徽遐邇自號爲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
長也開皇十年迎入帝里敕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諧
法衆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敕補爲二十五衆第一
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
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卽十中道並據量經論大開
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
學衆又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
年文帝下敕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齒粲
欲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衆預

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蹤祭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祭因奉敕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乃沒祭具表聞詳於別傳仁壽年末又勅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

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象峙于雲內數萬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辨析妙擬三玄學勘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老祭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揉聲相卽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

變嘗下敕令採講老經公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
粲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携以行床徑至
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取遮採序
王將了都無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詞若俳謔
義寔張詮旣無以通講席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
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
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
飛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五年
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羣
難時衆以爲榮會也皆參預焉粲爲論士英華命章

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粲無以
嗣往還抗敘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
次座接難義聲纔卷粲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
二三十翻終于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贍坐制
勅敵重粲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
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
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
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旣隆最初敕命粲以高位厚
味沉累者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
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竝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

名爲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
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
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徽績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爲信雪禪定門

妙清信女

湊

汪湖切

適

慈秋切

暄

况晚切

饗

饗於恭切

餽

饗於恭切

餽

饗於恭切

餽

饗於恭切

餽

饗於恭切

餽

饗於恭切

牲

腥也

宜

宜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醉

思季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邛子切

邛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疏贊刻
續高僧傳第七十一卷字一萬二千七十個該銀
六兩二錢七分五厘釋在昭對陶學恭刻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五人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傳三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靈覺

道卓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慧重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贊傳十三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最傳十四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朗傳十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僧溫

釋靖萬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羣追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萬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微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太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

秦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卽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維兩宗諮諏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八位詞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

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爲法王進勵學徒因爾導悟成津彌逢涼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侶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凝宣敕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敘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卽弘像教時建業僧正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贍勇當時學侶相延數過五百畧漏分業茂績新奇有天竺三藏厥

號親依賁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
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
玄心翫味茲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
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
文軌大同開皇十年敕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
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初沐化未曰知津嵩與
靈侶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
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
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敕給額爲崇聖寺焉於

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
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
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
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
聚戒二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爲時所宗隋文封禪
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嵩法肆
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揚越
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敕徵召
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
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

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
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策衆六
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悉
成軌跡狀若人模其景行徵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
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
在庭恐傷他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
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摘詩頌重復嘉尚
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
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
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

于神臯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
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
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
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
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巾褐服
此伽藍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
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
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欲結其頽
綱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敕允述綸

言獎拔登下河右頒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祭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爾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

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尚也如此矣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獻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鬱興令響

湧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卽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瞻猷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任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救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卽大業十年

矣

釋智聚姓朱氏任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釋通弘真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其門纔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瞻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旣精疑滯咸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

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敕於太極殿講金光
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
鐸疊疊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莫
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
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
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敕
書慰勲勞問法師栖身淨土又志法門普爲衆生宣
揚正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羣品欽
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郗公威並
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敕

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
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
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鎮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
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
車舊楚亟改炎涼逖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
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
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
獲稽疑下筵餐奉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
岫川途不遙翔鷺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
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

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人世心逸江湖
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
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
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
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
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卽以其年十二月窆于山之
南嶺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閒澹等懷遇物弘量居心
楚越拘情得喪兼遣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
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
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

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方丈
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時
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
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廻廊周遍具二莊嚴弟
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
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襄陽人
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
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
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

頗超羣輩後辭明帝渚宮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彭城講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卽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旣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攝是焉廻後又奉敕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綸再降香蘇屢錫秦

孝王帝子之尊建塵裏汚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纂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見蒙敕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旣并纏痾用弭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攜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上

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寔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宣爲文

釋智琳姓閭丘氏高平防輦人也祖儼閒居傲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于鄉黨處士卞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卽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杲息慈之戒蔬餐苦節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正暉法師旣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爰稟成論兼習

毗尼旣洽聞持將弘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十一年下敕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遙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奐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塼塔擬夫八萬同時一期

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閒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棲焉迥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法財玩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明英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跣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

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卽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旣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

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對課以篤形有續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奧也住于寶剎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

也及難擊往還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卽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埵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垂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泠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敕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

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爲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
行次向船似如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
衆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
識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
賞而教授爲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
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
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
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
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
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覲故不爲晚

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
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
擊贊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
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
前皆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
六十有餘卽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
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旣而舍利
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
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

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羣宗遙指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筵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未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爲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衆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與殿會名達之僧

多叅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任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凝旣達相見一無餘迷但問云黎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旣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

扣寂對至鐘鼓或一宿施會齋及百千或一時外食
觀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
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
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峨絡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
振響冠達齊倫雖三藏竝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
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
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
傳旨齊公高穎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
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

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
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
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
雖廣識達者稀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
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
開皇十六年下敕以彥爲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
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敕送于
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純凡二升
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
止廻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

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祗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

佛垂鑒降茲榮瑞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雜彩盤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承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任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爲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

聽玄義便卽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爲物歸投開皇年中敕召爲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敷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敕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遶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觀共欣

徵感及四年春又敕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像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鷄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

赤莆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敕封祕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旣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詰訓開皇十年敕召翻譯事如別傳住大興善後敕送舍利

於蒲州之栖巖寺卽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湫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內有鐘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敕於殷州智度寺置塔

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内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覲又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卽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旣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卽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内外志力方便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敕請造塔於泰州岱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

覲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閑舍利至止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任大興善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敕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敕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

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遶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敕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嗚唳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敕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卽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闌數萬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

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岳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無輟講待移之誚與世瓚初聞之深自赧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閒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敕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往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簪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敕

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通寺卽南燕王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王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撈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卽爲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號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卽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微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卽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

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羣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隻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輦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即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卽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

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敕令住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旣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鑄斲爲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瑪瑙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卽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爾舒閒故爲同席諸賢之所

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垂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叅聽異聞後任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安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敕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敕乃營其住寺雕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

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旣至將安塔基
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
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
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
雨不濕餘處又感鳬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
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
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入尺獲豫章板一條
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
寶體含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
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

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
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
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敕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
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
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
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
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
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及至于十年
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
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

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最軀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釋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任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敕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

是也初至州始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王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任禪定寺講習爲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游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任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敕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帝爲山出黃銀別敕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塋傳云昔高齊初

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爲任曾受梁高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塋創立寺宇因山爲號而虎狼鳥獸遶寺鳴吼似若怖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旣聞斯及於是鳥獸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凜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爲溫公塋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撰述

續高僧傳卷十二

三

時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諏

子須切 口旱

沆漚

沆下朗切 漚呼代切 沆露氣也

矚

矚

古限切

鷄

赤脂切

培

都回切 聚土阜也

為須智童女

智玄童子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十二卷計字九千九百二十八箇
該銀五兩一錢六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江寧高尚武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惠感

慧贖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支那

卷三

一

詩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保傳十一

道撫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蕃之後
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水清表志岳峙登神俊朗
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
通智論爲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
席壇名所謂誕札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

解非滿抱終于蓋棺乃游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幽
贖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於
卽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嵩法師統解小
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
洪晃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眄從
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極堪爲物依乃旋踵本鄉將
弘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旣屬
念還爲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盛啓本情雙
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炬對勅鋒無非喪律時
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

觀弟功行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
於卽頻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
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
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日還
復敕訪之始卽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
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羅漢
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歛翮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
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人
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垂天之
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

之識卷舒復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
並爲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謬來久業健度中脫落
四紙諸師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
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
蹤校念所任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
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百人如
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
河間圓粲浚儀善任汝南慧疑高城道照洛壽明儒
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
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搜選名

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禮西并將承王
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
名爲內城寺引念居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
特加尤禮又令上開府諮議叅軍王頗宣教云寡人
備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
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
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
正法當卽大衆還推念焉旣預經綸卽弘敷訓先舉
大論末演小乘辯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
四部填煙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

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餘人
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銷鄙悵
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
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
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
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旣
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
吼四答永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
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
聞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竝想來儀王又出

撰述
教令於寶基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
相趨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鯨
鯢海陸念乘豐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
滄溟望風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光諸
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
年七十有四渤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
亮及諸緇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
法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古文
質存焉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爲

衆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
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沿流俗初聽興皇
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
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閒立操無改有人私
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敘
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
頓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
禹穴西驚成器極繁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
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莅南蕃
奉敬諮謁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既

譽洽東甌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敕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羣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計外辭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敘清擢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

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贖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勳不爽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唯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涅槃至

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厭囂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窺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爲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顧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

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渚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卽揚濤沸湧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卽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攣蹙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旣敗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櫛內棺世界之縈羈旣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揖禮義

於囂塵下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
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
卽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
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京邑
云爾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
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泊然遠量
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
據法傳導疑難縱橫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
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卽來讎擬往返

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
難人問不過十卿今客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卽驚譽
兩河南爲稱首屬齊歷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
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
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闡輔諮議決疑日不虛席
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曠津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
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
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銷聲
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
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

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銜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厠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崩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旣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責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

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維心顧惟不競卽就元席旣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紐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遭疾卒于任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爲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敕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旣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

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大
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
末又奉敕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
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
往還都無所畏處旣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
一泉乃是僧榮禪師燒香求水因卽奔注至榮亡後
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
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雷旋遶道場遍照
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

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慧
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屆于建業栖止無定周
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
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
淮陽義歸有敘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導
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
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
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旣寤便止談論專私自
業未爲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窆其
心時敘玄義頓傾品藻仁壽四年下敕造塔令送舍

利于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爲閒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爲希有之勝地也舜案行山勢唯此爲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爲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卽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巽

然如人所造卽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剌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敕許焉梵住吹虛

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
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袞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
春奉敕置塔於郢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
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
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光相
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竦具以
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
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
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
山鳩集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蓋相承
猷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
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決目餘烈
乃剎眼奉養用表慧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
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卽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
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
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任則安禪
緣諸止觀一盃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
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歛足不行尼寺市鄽由來不往
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胃懷

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未筵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闢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敕召入朝

纔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迤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卽從焉今之寺塘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卽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覓破三年之後

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卽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瑒法師學通經論瑒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任州中遊德寺寺卽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旣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

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任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爲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任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宵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於所任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栢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

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羣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卽憲章便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刎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任消息其中武帝雖滅

二教意存本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爲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躬耕糗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氎裝倨傲臨官剃髮留鬢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爲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閒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顧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翦員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

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愍衆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旣平便又聆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鬱興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別奉詔書囊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壟弟子拮萃餘骨起塔于終南龍池之峰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業父超

道本州刺史十一投炁法師將欲試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卽度出家會炁亡歿夢見兩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爾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卽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場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華控引宗歸

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敕徵入爲禪定道場王綱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

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敕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輦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于時正在堂中

登座豎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
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敘都無
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
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
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
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
滎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
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
覽羣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

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
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曆不緒周湮法教南度江
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鑿飾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
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
明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卽開
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
發明鋪示旣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蕃昔鎮
揚越搜舉名器入任日嚴以侃道洽江滸將欲英華
京部乃召而隆遣旣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栖
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味德禮懺匠益情學亟動物

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敕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敕往至統敘國風陶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内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燄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樣不須繕造因藏

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旣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晚移興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任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空內

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任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爲言首其威儀之選爲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終須一謝豈得嗽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

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騫曰侃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川者言信時的

也因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

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
詞吐瞻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
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
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
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
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
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
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
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
帝壤旣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群聽

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
杜辭尠能具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卽
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
迹創首屆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
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
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
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旣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
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
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
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卽用莊嚴峙然高映故

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
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
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
鋒令各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
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
數百句王顧學士傳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
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
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
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
滔然兼之間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赅然而退

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
探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
師傳并贈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
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
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
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
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虔化門下衆
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敘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
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
移語久別敕優矜更殊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

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
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任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
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任延興異供交
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敕賜
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
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
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
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
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
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

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卽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
骸而色逾鮮白有敕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
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爲
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
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圓包於解脫方當樹
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柰
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
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屍
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朗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
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

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寔東華含嚙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逆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自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卽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未投迹于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卽目故不廣敘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爲心性信士

道春信士

呬

其呂切

復

虛政切

齷齪

齷側角切

頰

他頰切

聃

而

志

切刑

猴

戶鈞切

呬

俱茗

鑒

烏綱切

光飾也

撰述

續高僧傳卷十三

三

三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人
附見七人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

靈幹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胄傳九

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

曇恭

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

慧達
明幹

慧達

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翦梁武陵王長史父嶷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

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烏廻當職秉持攸寄隆恭撝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學纔欲聞道卽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寔用相寄發言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鬘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廐公道門

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方雲萃隆當
入室獨冠羣英既解慧超挺命令敷述及暉將化遺
旨在斯法筵是繼誠當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
富每至商榷玄理頓徙遲疑雖復談柄屢攜言鋒時
礪而碩難自撤商悼登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
高人咸紆延請有栖存有栖舊數弘
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臥疾二十日遷
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
中宵之泥日也天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
天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

知足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小品各十餘
遍餘則有差故不具敘未終前領弟子於高座寺南
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
以施禽蟲壇竟便遷誠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
寺沙門法宣爲之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
國寺問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寫便能覆述上首
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
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
穎脫之才常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

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爲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賫畫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旣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炤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指用表終期氣息繇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悲涼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

若山頽充委階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瑤相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竭其才宰官士之流老病貧窶之侶並情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遍卽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鑄爲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内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炳以全身處乃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秘書學士瑯琊王杳爲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平陽人也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羣雖則青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卽與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騁馳衆妙得自曾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爲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葉旣而歎曰枌榆豈沖天之舉小

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摳衣獨往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韞積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卽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美卽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外氣調甚高縚素之

間無所推敬每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
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尅定江表憲令惟新
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
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聽有敕需
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
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人義踰仄席乃賜書曰法
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
其言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
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
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

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卽賁然來儀膺此嘉
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王
上親臨法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
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
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
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掌知藏事僉曰
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
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
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
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

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覲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颯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悵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爲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仍人莫之窺信施相積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

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祕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爲銘見于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面不睹靈跡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

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敕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此云天治也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寒云此佛弟

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任乾宗寺判以先在窟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岨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叅焉遂離考山

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窟谷用陳護法判含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任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敦攝彝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腊迴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栖心之場也結草爲菴集衆講說開皇七年敕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爲龍池寺馬大將軍雲定興以爲

檀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餐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卽霑緇服
閭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出家淨養威儀
霜厲永潔受戒已後遊刃河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
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
北面學涅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
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袞陪從首尾
餐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
廓墻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業鑽仰誠至乃
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
田之覆車山班荆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

戒舟爲築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
悟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
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欲於十力寺
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
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
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
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卽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繞船如
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
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

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與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荏苒微塵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卽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冰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爲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焉少賦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範綜掇玄儒英

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敕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敕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時下敕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卽古傳云秦穆公女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湧

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興上獨不霑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靜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真心冥感之所致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敕召真爲道場主辭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朋附高流廝下之徒性非傾徙寺旣初立宰輔交叅

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槩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

抗羣鋒無所躡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
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
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開佛日有敕簡入
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
侶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
此繁興有海玉法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
幹卽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皇七
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敕令任興善爲譯經
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唯心不冷未敢藏殯
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

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
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
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煇煌亂目不
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
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
此爲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
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項戴天
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
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悟重增故
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舉掌寺任素非情

望因復俯從其年奉敕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覲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爲獻后述懺帝心增感獻歛漣濡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敕擢爲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

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于疾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遂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卽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爾便卒沙門靈辯卽幹之猶子也少小鞠

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令任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

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聞開張衢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瞻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任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

敕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敕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卽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屨令著於宮中而出帝目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引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麤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

字耳風力道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釋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機悟爲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太論涅槃是所續注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是難日濟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唱於是扶輦而下旣至房中奄然而卒胄時論訖卽

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卽致死衆不識胄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經於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俗大光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寺聽徒千數竝鋒銳一期而胄覆述豎義神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義窟利寶罔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耶胄曰若待法師卽世方有修定則胄之虛名終無實

錄遠乃從之疏既完成分宗匠世亟有陳異遠亡之後敕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爲模範會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輿將達感猪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遶數日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

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胃應高選又住_時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唇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爲五分末爲闍維分胃尋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胃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

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卽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胃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任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末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敕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

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
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僞鄭擁
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敕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
論更啟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
宵法論亟動天顏賜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卽秦
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
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
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
人自縊而卒在於住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爲人敦
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商榷名理接頓詞

義有神彩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
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
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詔爲菩薩僧與遵
遠等同居陟岵開皇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十
八歸依誦經爲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爲宗布響關東
高聞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爲任開皇十六年敕補爲
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逮仁壽造
塔又敕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
昧襲乃擎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

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旣副情望遂卽藏
翳末又送于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
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始潛
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軀赤光踊起
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升遐起大禪定以名
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于住寺春秋八十矣
有弟子曇恭明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
屢講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
敕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
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無定卒於任所

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
專營浴供月再洗僧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心賞之
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
至難理則羣師具敘有齊之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
重流前業義不再緣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
講授齊亡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
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曾臆及遠入關從而
來至住大興善弘敷爲任開皇十七年敕立五衆請
遷爲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說聲績攸陳仁壽

二年敕令送舍利於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塔土其相如焰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開壤道由人

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峰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

解騰譽召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卽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旣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弘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

無日明當別矣乃敕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胃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自高陽末曹任爲理官仍以爲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爲李因

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梁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卽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琚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卽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囑旣蒙遺累卽而演之聲駕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醞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

之爲和尚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此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建安寺卽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兆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梨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

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游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卽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壙之日鍤鋪纔施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喚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

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官牆戒忍

燈炬禪慧

並驅生林

分庭安叡

論堂搗玉

義室芬蘭

坐威師子

衆遶栴檀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式序

三業惟安

穢土機窟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

撰述一

續高僧傳卷十四

三

明四

墳泉幽冽

竹露暫團

松風長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音釋

脊

時忍切

樞

苦侯切

場

與章切

緯

子代切

棧

士諫切

閣

屨

蘇

協切

站

侯古切

禕

於宜切

堦

雉橋切

銖

銖七切

銖

楚甲切

器

也

殲

子廉切

滅

也

堦

雉橋切

銖

銖七切

銖

楚甲切

續

高僧傳

第十四卷

計字九千二百四十

該銀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上元李熠刻

萬曆庚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萬曆

庚歲

冬十二月

徑山

寂照庵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人附見九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高傳二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道刪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刪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圖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慧本

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傳八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曠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傳十一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傳十六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傳十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徽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瓘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旣清道思逾肅師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似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

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
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卽氣
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
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觀
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
召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
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
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尚書毛喜探
幽洞微時號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
搜場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門龍象乃應斯會旣德

隆物議大衆宗歸遂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
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
海一期名德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頻講三
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運重興佛
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
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
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
玄風凝遠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弘雅達信通神並
崇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
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

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時攀轅扶轂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爲建支提塼塔勒銘封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恭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聞學

釋慧曷安陸人幼入道門卽懷遠量收覽經義弘導

居心初跨染玄綱希崇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囑世稱郢匠通國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遐邇遂得廣流部袞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卽昇法座談藪一指衆侶誼譁受業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尚昏時罔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硤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旣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疊僧侶因此開明銜烟總萃傾味正法而成惠卹焉無憚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殷雜枯折由生曷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

不可其懷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敕窮討事本不實誣者罪之嵩惟道在人弘義須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既達故鄉荐仍前業重張領牒更敘關鍵神望彌高衆聚彌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陰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嵩隨宜利益意引行藏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任春秋八十有七自嵩一位僧伍精勵在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待營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

部豐都芳羞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門嵩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爲告外衆令辦厚供嵩怪異常推問食所由卽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欲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贖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

乃恣其習業霑員而已隋興法現卽預出家住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慮門未曾掩坐卧一牀讀經爲業道俗問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卷末收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祥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敬故衆有諸罰祥必

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爲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累月素氣絛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佛像聲旣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悋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羣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轉還從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爲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

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
出俗紹釋爲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
鄉壤大德遠法師敕召在京弘化爲務便往從之未
至值遷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地
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
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
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夙昔承
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敕使達爲河之南
北執節招撫綸言旣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
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在心

達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
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爲賊王德仁所害其
子世壽奏曰臣父奉敕安撫竭誠奉國爲賊所害思
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爲父修立并度僧
二七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
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
延藏往住堂宇廊廟並指攜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
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
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
子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

撰述
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任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卽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霑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王請歸道法有敕許焉旣爰初落髮卽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

府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含功流入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卽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聞飛移兼糝以絢彩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郄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曆窮

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王將望見
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
將殺既怪其異卽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
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
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微緒又馳慧解宣
譽京臯勩業旣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
敕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
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
言常含笑愠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
曾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情

同散國乘機數訓垂範於今年齒旣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敬敬爲
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
說徵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
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
十有九卽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
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于郊外
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
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
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

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
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預尋
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
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
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敘光云本國王染
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
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
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
發勝心尅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
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矚施之資並充營寺餘

唯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圓亮長
面目少髭髯儀服不羣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
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傳廉直之
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
有聞乃慷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慈慈
道光玄胄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誦
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
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麤著身
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

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賸研機遺言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扣冲關乃荷帙登峰諮叅講肆徒屬旣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綱要順頻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愠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遂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答曰一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旣悟其所述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槩括備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企

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陷者乎因涕泣濡襟歔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不量短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卽言

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
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
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
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
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
集頗勞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
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玄妙輒
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
以禮傑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
之逸轡灌木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

戢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會
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絕交氓俗
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莞爾而
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
誕欺人豈期庸庸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
故趨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
行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
墨書七佛戒經尅已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藏傳
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子罽賓囑累斯盡詞
事旣顯若親面焉因斯淒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

聖人拔茲沉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隣居
無得聞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餒者志好
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曾從容曰
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我隨物則苦而未曾以我
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
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
作三不爲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
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遂
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
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逕息影柴門其二

曰我欲刺股錐刀懸頭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
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返邑衣
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鈎餌難
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銜才鬻德
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
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栖
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
非惟苦遙順神晤駭羣出言可錄著集數卷于時真
法陵遲俗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
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危不亂

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
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叅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
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
強求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懷咽吾謂夷
煩殄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
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友遂製
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弟此作理如未盡
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
以理玄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戢鱗而
未進慨時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

悲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與順
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罔
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淒泣曰本公若乘龍之遊濯
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縈身囂俗昇沉相異徒爲悲
矣且忘懷去來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
桎梏苟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爲
如此也于時卧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紙呈諸師
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旬間後事順曰患身爲穢
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
業重今想不得親別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

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
害母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樞相待遂令遜法師說法
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卽唐武德元年
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者知已沙門傳致廣其事
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自遠年
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卽爲姻媾旣本非情
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
踐莫知投造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
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

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卽遣出門可
行百步廻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晚
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
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
東漸海濱南竄淮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儔及返京師
住光明寺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旣崩召入禪定
性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恒爲
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敘曠世之能見之今
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
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

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感寺潤法師焉卽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瘳敕賜絹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敕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敕乃以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胛脚敕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于會昌寺春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諮葬郊西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爲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迴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出俗遠懷匠石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鬱爲鴻彩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羣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謔豪傑辯調內外陵轢倫右誇尚矜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敘儒史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李世縱達之高僧也故華壤英俊爲之諺曰大論王釋迦

迴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豎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
難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禪定
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韓諸方士也
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則遂擁錫庸蜀流化
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草法流疊疊所至汪濊以四
年七月一日遷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
悲其爲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
以同舟列道諍趨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烟蔽空萬
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遵遺令也弟子
玄管收其餘柩以約秦中與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

仙遊寺北而繕塔焉究爲其文銘于塔所究清貞抱
素志樂林泉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
未立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
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
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
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翰會映聲辯超挺所製新
文百有餘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發延譽令
逸京臯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乃
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粲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

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踈八勢之位鳳雅有幽度
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
曰師逸功倍聞之昔人冰涼青厚驗之今日會隋煬
負圖歷試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
罕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陳白
羽霜戈耀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下敕曰軍國
有容華夷不華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運通理數
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
抗禮黃老子女承聲下拜唯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
明贍率先答詔具如別傳然敕頻催何爲不禮鳳時

爲崇敬寺王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論明不
可敬之理僉詳瞻鳳抗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英
華竹栢互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
下詔辟召來萃道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
機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闡青田
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正
倫下敕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爲普集寺住尋更右
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妙達衆心欣其仰
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繫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
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

心承彼北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
悅幽情卽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俗來
蘇聞所未有旣而厚夜懷感常志言前悲各增慨彌
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
七十有七初以疾亟委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
疾而起曰妙法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
遂對衆開之下坐怙然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
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迹昭穆
安觀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之仍施白塔茗
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

言悟清遠以終天難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
則乃於定水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
國公爲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羣伯吐言爽朗晤涉
奔隨以般若爲心田以涅槃爲意得講法華經百有
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
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
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闡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伍父嵩仕隋爲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疎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西門義故遽爲吾白卽以事聞令素仰高風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不欲干遊人世抱誠棄智頃者吠聲旣靜則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敘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答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

子紹續續曠岳略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卽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粲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綸是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議非而體貌魁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

弘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
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衆聚
事擁惟其廢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寺
慧安者倜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
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
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
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
又歎今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
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
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羣部悉是古德所傳流

味廣周未盡於後唯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
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任京師明覺寺閉門靜
故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
房唯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
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思見
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願是重所
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
記并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卽凱公所住
寺也得此疏本欣載御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
就太白卒其先志於卽慶弔絕緒尋繹追功口腹之

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勞始
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慚諸已乃謝安曰岳
今至愚爲累獨學成幾輒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
也食爲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
也斯過弘矣誠可退迹沉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
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延兩
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
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
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
僧衆三百餘人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後至名重

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
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爲引重
創爲請王岳攜謙藏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慙疎
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
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
來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
判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
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敘得喪斯
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舉綱頓網大義斯
通雖評論鋒臨而響應隨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

理頓聯辭由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
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
承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輟流
遂以殘水寫滴下湍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
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
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
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一並
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
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
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

賢後責纔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
談衍寔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
道東移被于鳥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
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
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視前
彥豈謂目擊耳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
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
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唯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
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爲
善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

岳爲衆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衢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非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

乃俗流猶從矯逸况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舍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彌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任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俄而有敕復官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

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
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任東洛天宮寺貞觀九
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唯岳及略連枝
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
同氣四人並先卽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
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
思耶吾將耄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止因斯
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疼痛鍾纏結帶疾
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任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迴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

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
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
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
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慧
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
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
法華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
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爲若此也
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
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

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殯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唯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指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糗粒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

供衆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迴悟又往鄴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召爾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具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

力也貞觀中遭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往恒隨及鄰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狀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

卽而剃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裴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尚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王每令該公延頸

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卽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卽惡業若言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頃解聽後私室便曰此子有

拔羣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卽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敞宗師雲

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
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
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
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
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
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
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謂法師等
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
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
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

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
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
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卽
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
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
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各自利已法講揚法化
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
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卽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
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
慾希言擇交選士疎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

巖一衆舉爲僧王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常叅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栖巖其日傑患停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

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徒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

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伐諸已貞觀二年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繼有阻僧綱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召門人大衆爰逮家臣與之別已自跏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卽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

故不述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遺寄未能發揮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欲推命竭愚上干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濟陰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時號四聰

卽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護時冲幼戲則圖坐
登講採花列供其父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
丁母難哀慟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
術忽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四大毒蛇如
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留誦淨
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
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橫累稔叅預前蹤又聽律
部薄閑持犯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
內標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
業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敕遠

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旣居慧日高彥成
羣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僞鄭旣降太宗初人別請名
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校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
以新本確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
奄然符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敕召入
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衆穆如也十七
年七月二十一日曠時不豫因卒于~~是~~秋六十有
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薄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
不飾容貌而貴勝所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
日悶亂門人惶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

吾之見欺當自責耳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遂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儲但一牀一櫬而已撰攝論指歸等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弔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及茲展覲慟與牀几頽泣可援沉嗟靡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

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複言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叅談敘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

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爲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然改我是敕使當卽奏聞續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稱敕使欲相威懾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此是敕許亦是敕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鵬鷖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鄰虛并蛙之智穢人

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爾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壁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返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髻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辭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

晤迹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音釋

施主善太師

戢

匹立切
不絕也

疊

無匪切
不絕也

闕

苦穴切
訖岳切

确

與歡
同

无礙菴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十五卷計字一萬三千一百十七該
銀六兩八錢二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陶邦立刻
萬曆辛亥夏五月徑山寂照庵識

